



夏日水车

◎江初昕



我的家乡在山区,每到夏季天气

干旱,田地里就会缺水。连晴一段时间,父亲就会变得无比焦急,不住唉声叹气。父亲每天傍晚守在那台收音机旁,时时关注天气情况。农民都靠天吃饭,天干无雨,严重影响水稻产量,但总不能坐以待毙呀。得知还要连晴一段时间,父亲再也坐不住了,计划抬下水车到田里车水。晚上,父亲就和大哥七手八脚地把放在阁楼上的水车抬到院子里头,用笤帚拂去上面的浮尘,以备翌日抬到田间车水。不谙世事的我把水车当成了玩具,围着水车转,踩踩踏板摇摇滚轮。第二天一早,父亲就和大哥抬着长长的水车向田间去了。我听着动静,睡意全消,和小弟从床上一跃而起。父亲见我们也来了,嘱我们拿点小物件跟在身后。

清晨田间空气清新芳香,田里水稻正抽穗扬花,晶莹剔透的露珠挂在叶尖上,欲滴不滴的样子。水车抬到水塘边,父亲脱了长裤,下到水塘,用锄头扒开泥巴和石头,露出一个水窝来。接着,把水车架牢靠。再把水塘的挡坝拓开口子,清澈的河水哗哗流进水塘。这一切弄妥当后,父亲和大哥爬到水车架子上,手扶在横梁上,双脚踏在木头的脚踏上,反复踩踏,中间的轮子带动水槽里的木片转动,把河里的水车进了稻田里。

看到水车旋转了起来,河水哗哗流进水田里,我们在一旁欢呼跳跃。我们孩童也有自己的乐趣,可以在田野里抓来一些小虫,丢在水窝边。河里的小鱼见有食物,都蜂拥而至,小鱼这时也会被水车车了上去,我们在出水口用一只竹簸箕接住,活蹦乱跳的小鱼就这样被我们逮住了。還可在稻田的沟渠里捞泥鳅,抓得多了,把鱼去鳞剖肚,在河滩上升一堆火,将它们烤得焦黄,吃起来格外香脆。

高温酷暑,太阳毒辣,父亲就在水车上方搭一个架子,木架上横几根细竹条,然后,到山边割来青草或树枝,放在搭好的木架上,一个简易凉棚就搭好了。我们也学着父亲的样子,砍来树枝编成一个遮阳帘子,上午挂在东头,下午摘下来挂在西面。这样,父亲和哥哥就不用饱受毒热之苦。看着大人在阴凉的草棚里车水,清澈的河水流进了干涸的稻田,绿油油的稻禾掀起一阵阵绿色波浪,在水田里欢快摇曳着,心里同样充满一丝凉意。

放眼望去,田间沟头,家家户户都是大人忙着车水的身影。我们孩童主要承担送饭送水的任务,大人就在河边树荫下拿起竹篮里的饭菜吃了起来。我最喜欢在野外用餐,吃起来也格外喷香。为了避开高温酷暑,大人们常常傍晚迎着绚烂晚霞,到田间车水。父亲说,傍晚的水肥着呢!夏天夜晚,满天星辰,皎洁月色,萤火虫低飞。行走在田塍边,蛙声一片,脚踏水车嘎吱不停地旋转,踏出水声潺潺,水花飞溅,稻田里稻穗轻摇,成了我们儿时真实的田间趣忆。

此后,乡村里通了电,抽水用上了水泵,只要合上电闸,水泵呼呼转动,管子里的水喷涌而出。木质水车没了用武之地,失去原有风采。父亲把它束之高阁,存放在老屋里,毁之不忍。毕竟,水车上沾染了泥土的润泽,渗透过辛勤的汗水。

酷暑中的浅滩

◎陈顺源



的是,床铺木架上挂了蚊帐。最让老母亲满意的是旱厕改造升级后,抽水马桶移到了室内,再也没有如厕被蚊子围攻的窘样。

诚然,防蚊驱蚊杀蚊办法多多。乡下老家传统的驱蚊办法就是使用芭蕉扇拍打煽动,但一蚊虽去另又来,人的体温气息吸引着蚊子们,咬你扰你痒你没商量。发明电蚊拍似乎提高了科技含量,但无法赶尽杀绝。还有的干脆在皮肤上涂驱蚊水。当然,我习惯在进出家门处点上盘蚊香,此招挺奏效,在我看来是上上之策。

据说,蚊子比人类更早出现在地球。估计,人类受蚊子所扰难以因为科技发达而迅速彻底解决,其不成为生物战的帮凶已是幸运。酷暑当前,夏天夜短,还是因时因地驱蚊杀蚊,心平气和地面对人蚊之战,不求完胜,但求无大碍吧。



天的蟪蛄很少。即使是活到秋深天寒时节的知了,比如一种体型较小的青蝉,称作寒蝉的,叫声也很低微或不再鸣叫。所以,有“噤若寒蝉”之说。

知了生命虽短暂,但它的一生是快乐的一生。它活着就尽情歌唱,据说蝉是聋子,听不见声音,那么它日日夜夜鸣叫是为了什么呢?周作人说:“大概是表示生的欢乐吧。”庄子的朋友惠施有句名言:“子非鱼安知鱼之乐?”如果蟪蛄一生很快乐的话,又怎能用存活时间长短来评价它呢?

蝉好像特别喜欢在黄昏鸣叫,“红树蝉声满夕阳”“乱蝉嘶噪欲黄昏”(唐·元稹),好像它们很明白又一个白日就此过去,一声声“知了”“知了”提醒人们要珍惜时光,珍惜生命。我有时真怀疑蝉的名称是否与“禅”有关,因此它才被称为“知了”。常常当身心为物役所累,烦躁不安、疲乏沉重之时,静下心来听一段蝉唱之后,自己的心灵也跟着透明澄净起来,有一种“何处惹尘埃”的了悟。

夏夜驱蚊

◎施正辉

蚊子广泛存在,酷似夏天标配。没人喜爱蚊子,但又似乎少了蚊子这个角色,夏天就没了原味,有种“夏将不夏”的落寞。毫无疑问,蚊子是传统四害之一。其害多多,其中吸人血、扰人静、乱人心必然在列,也为人深恶痛疾。

今年6月26日,在微信朋友圈浏览到一条信息:“蚊子蚊子恨来死脱。”直接勾起我对自己初夏某夜为一蚊子所烦所扰所疯的情形。

是夜十一点左右,熄灯就寝。谁料,不一会儿就听到嗡嗡的蚊子声,看了一下液体灭蚊灯处使用状态,倍感无奈。我屏住呼吸集中注意力,通过声源判断位置与飞行轨迹,通过小臂和脸部皮肤感觉数次击拍未果。于是,干脆开灯,试图通过增加视觉功能提高拍死蚊子的概率。可惜只闻其声不见其影。好不容易发现了停驻在木板上的对手,但还是

因为擒拿拍击技术不佳,蚊子成功逃脱。有时想想,一两只蚊子仅仅吸点血不足为奇,可怕的是形成皮肤红肿、使人瘙痒,甚至传染病毒。真让人憎恨、惹人发疯。

小时候,睡觉时防蚊叮咬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躺在蚊帐内。当然,需要在合拢帐门前用芭蕉扇驱尽蚊子,否则一只蚊子就够受的了。有时,睡觉手脚贴近帐纱,或帐门未能闭拢,蚊子还是能轻易叮吸成功。尽管有时能抓捕或拍死饱餐人血的蚊子,手掌处鲜红痕迹让人有点解恨,但毕竟是马后炮做法,解气不解痒啊。

这几年,住在乡下的老母觉得基本不受蚊子困扰。这既得益于新农村建设,乡村环境改善,村民习惯改变,减少了滋生蚊子的温床,也在于我弟帮她的灶间房间每扇窗钉上窗纱,每道门都装上防蚊帘,更有效

知了,知了

◎丁维香

歌曲《童年》里唱道:“池塘边的榕树上,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”我们这里没有榕树,但是夏天怎能没有知了。

寡闻如我,一直以为知了就是蝉,蝉就是知了。其实,知了只是蝉的一种。有一种蝉在蝉中体形最大,通体黑色,翅膀透明,发出似电锯般持续的鸣声“喳——”,让人感到很是聒噪,海安土话叫它“僵头”。我一直都很疑惑它真正的读音,多方查阅资料才弄明白,原来是“甲鵠(liu)”。鵠是一种似猫头鹰的鸟,甲鵠因为长相似猫头鹰,意为披着甲的鸟。而“知了”学名叫“蟪蛄”,最早在六月初就可以听到它们“嗞——”的鸣叫声,其声尖细锐利,且绵绵不绝。传说孔子作过一首《蟪蛄歌》:“违山十里,蟪蛄之声,犹尚在耳。”

儿时,生活在乡村。乡村的夏天像是一个大舞台,蛙鸣、鸟叫和无数不知名的虫儿在吟唱,其中蝉声更不绝于耳。说实话,我并不太喜欢蝉声,但夏天没它们的声音,总觉得没有夏天的味道。而且知了声也没有

甲鵠声那么高亢、嘹亮,作为夏天的背景音乐,毕竟也是一种天籁。王维就说过:“夜静群动息,蟪蛄声悠悠。”(《秋夜独坐怀内弟崔兴宗》)

蝉声听着热烈、鼓噪,而偏偏蝉声之美却在静。“蝉噪林愈静”,这是韩愈的名句,“静”是关门的栓,蝉鸣在长年关闭的门户上,苔藓遍地,一片空寂景象。“蝉噪林愈静”(唐·王籍)蝉声高唱,倒使树林显得格外宁静。

蝉声如歌如诉,可惜小孩子最兴奋的不是听蝉,而是捕蝉。那时,我们的生活简单而快乐,整个夏天里,捉蜻蜓、捕蝉是我们乐此不疲的游戏。甲鵠居高处,不易捕捉,抓知了则简单得多。因为它们喜欢趴在树干上比较低的位置,而且警惕性低,人就在它旁边它也浑然不知,还继续在鸣叫,只要伸手一按就可以轻而易举逮到。

知了的一生委实是充满悲壮气息的,它的生命极其短暂。庄子说:“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。”(《逍遥游》)知了出来得最早,消失也最早。到了八月份左右,基本上就是甲鵠的天下了,能活到秋